

为什么文化要和赚钱联系在一起？

钢琴家朱晓玫给自己沪上首场演出打八十分

兴奋极了 像在天堂

说到前一晚在这里举行的音乐会，朱晓玫有些神采飞扬：“昨天晚上我觉得情况非常好，首先是这个音乐厅啊，我弹了二百多场了，从来没有在这么好的音乐厅演奏过，声音太棒了，钢琴和触键都舒服，观众的水准令我吃惊的高。我在巴黎时不太敢回中国演，因为这首曲子一个多钟头，我怕大家会很枯燥，结果昨晚的音乐厅安静得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到，演出后观众提的也都是专业水平的问题。我简直兴奋得不得了。”

朱晓玫说自己平时的生活就是以琴为主：“朋友都说这个朱晓玫除了会弹琴，基本就是个废物，不会用手机，找不着路，对电器一窍不通，吃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都没吃过。到这里，中国这个饭菜吃得我每天都像在天堂一样。”朱晓玫的这些话热情洋溢得让人有些意外，但在说话时朱晓玫的神情却依然显得相当沉静。事实上在整个采访中，除了偶尔轻笑，朱晓玫无论是表达喜还是怒，神情、语气都相当平和。

深受感动 看到希望

朱晓玫这次两场音乐会的票以惊人的速度被“抢”完，说到此事，朱晓玫表示自己也非常意外。“我在巴黎听到这个消息很感动。我生在上海，妈妈抱怨了一辈子想回上海但没回成。这次算是了了她的愿。也感动上海对我这么欢迎。”当被问及“你觉得观众为何对你如此热爱”时，朱晓玫有点幽默地说：“可能他们把我吹得太高了，捧太高了。所以大家上当受骗了。”

出生在上海的朱晓玫自三十多年前出国之后，这是第二次回故乡，她说前一次是有一个极小范围的四手联弹演出，所以她把此次当作了真正的第一次回上海演出。说到这三十多年的变化，朱晓玫说：“完全是天壤之别。

继前一晚在上海交响乐团演艺厅举办了独奏音乐会之后，钢琴家朱晓玫昨天又在同一场地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出人意料的是，这位隐士般的钢琴家在记者的包围圈内面对种种问题总是不假思索、对答如流，谦逊中透着自信。对于前一晚的演出，她给自己打了八十分。“跟观众的交流，是我评价音乐会好坏的标准，昨天观众一直在跟着我走。”不过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在回答问题时，朱晓玫的左手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自己的唇下，并且一直无意识地、略有些僵硬地戳着自己，有几次，她的左手紧紧抓住了自己右边的袖子。显然，这位传奇钢琴家对于这样的场面还是不太习惯。

我不知道发展这么快。听众都是年轻人，他们对音乐的了解、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到了一种疯狂地步。有个男孩从湖南衡阳过来，买了一张两千元的票，我心疼死了，他这么热爱古典音乐，他不惜代价，车费、住宿费，我想他一个月的工资都报销了。我好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出版自传 出于无奈

当有记者提及，朱晓玫如今在中国成了一个“传说”，朱晓玫马上接口说：“这个要少说，我的老师主张要用音乐来打动观众，不要



■ 朱晓玫近影

讲些小故事，我的故事也不值得一谈。所以这个要越少谈越好。”说到有的乐迷是先被朱晓玫的故事打动进而关心她的音乐时，朱晓玫也坦然地表示：“这是不能分开的，他们肯定是听到我的故事就对我的音乐更加注意。”不过朱晓玫也特意举了另一个例子：“我昨天遇到一个男孩，很年轻，他七年前找到了我全部的唱片，我非常感动，他并不知道我那些故事。”虽然希望用音乐来表达自己而不是讲故事，但朱晓玫还是出版了一本自传，她说自己是被逼出来的：“当时我不肯出，他们追了三

年最后说：‘你不肯出的话我们来写。那对你来说更糟糕，你不能控制了，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一听吓坏了，就去找律师，律师说，你没法阻止人家写，那是人家的自由，对你来说比较好的办法是你自己来写，自己选择想说的和不想说的。很多很悲惨的事我都没写，我不想写得大哭哭啼啼。”

从不厌倦 相信天意

朱晓玫弹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弹了三十多年，问她会不会厌倦，她毫不犹豫地说不会，“就像吃饭一样，你说你有一天会厌倦吃饭了？不可能的。这首曲子我百弹不厌，一天不弹就会六神无主，吸毒似的，每天都要弹。”朱晓玫也透露，自己练一首新曲目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我是一个非常挑剔苛刻的人，我希望至少要用两三年练一首新曲，把它的音符变成自己的，把它都消化掉。”

说到之后的计划时，朱晓玫表示很难预测将来，“人算不如天算吧”，朱晓玫笑道。她说自己眼前要先做完巡演，还有很多唱片要录。等弹不动的时候想去教学生。即便是说到近在眼前的13日的那场演出会不会给观众一些惊喜时，朱晓玫依然表示：“很难说，都是天意。”不过她确定会穿第一场演出的那套服装，因为那是她的幸运服装，这是她在巴黎开第一次音乐会时朋友送的，“它跟了我30年。”朱晓玫还笑道，演出时戴围巾是因为这件30年前的衣服的肩上有洞了。

在采访中朱晓玫告诉记者，前一天自己在去音乐厅的路上“很多人（黄牛）向我推销我的票，我当时愤怒得不行‘你们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他们吓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现象很糟糕，为什么文化、音乐都要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和赚钱联系在一起？这让我很愤怒。”这也是整个采访中，朱晓玫唯一一次表示愤怒。

本报记者 王剑虹

一场融贯中西的音乐对话

马友友团队带你重走“丝绸之路”



本报讯（实习生 于泓洋 记者 张艺）当绵延千里的丝绸之路在物质形态上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充满激情的文化与音乐又在风沙吹尽后历久弥新。昨晚，蜚声国际乐坛的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率丝绸之路合奏团亮相上交音乐厅（见图 记者 郭新洋摄），用东亚的琵琶、尺八和笙、中亚的塔布拉鼓、巴西编制摇铃等传统民族乐器，配合西洋乐器，展开一场融贯中西的音乐对话，重新赋予这条“古代互联网”鲜明愉悦的情感色彩与充满张力的音乐律动。

低沉醇厚，变化多元，大提琴的音色总是散发着一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而当今古典音乐界最具影响力的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自莫属。出生于法国，成长于美国，马友友自小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对历史、人类学和艺术史产生浓厚兴趣。在他看来，音乐除了表达人们内心的情感，更是与世界沟通

的最佳“语言”。于是马友友在1998年正式创建了“丝绸之路”音乐组织计划（简称“丝路计划”），聚集全世界的艺术家，打破地域隔阂。

昨日亮相的十余人混合组成的“丝绸之路合奏团”，汇集了充满个性的音乐家、作曲家以及编曲家，他们执着于探究传统东西方音乐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乐此不疲。昨晚，由打击乐手谢恩·沙纳罕编曲的《丝绸之路组曲》揭开了演出的神秘面纱，曲子浓郁的中东风情中还夹杂着南印度式的节奏，营造出复合的听觉层次。在由马林巴和琵琶演奏交替的片段时，重金属吉他的音调也掩映其中。打击乐作品《编织》中，打击乐手马克·苏特玩味着眼前这个来自巴西的打击乐器——编制摇铃，配合灵动的肢体语言，人器合一，让观众见证了遍布于世界各地文化中摇响乐器演绎的无限可能。整个组

曲以凯伊汉·卡尔霍的《万马奔腾》作为尾声，冬巴克（波斯鼓）的节奏与卡曼奇琴及其他弦乐的交织并行。

著名音乐家梅琦小次郎也应丝绸之路合奏团之邀，融合NHK的古典歌舞伎代表剧目《假名手本忠臣藏》，创作出《界内界外》。在各种素材的混杂中，这部作品宛如一封用音乐的方式写给过去和现在乃至将来的朋友与家人的信。

整场音乐会就像一个世界音乐的蜜罐：融入老挝口琴、越南笙的泰国作品《皇宫之乐》，以纯净的海螺壳声响为基础的《斯瑞斯蒂》、卡曼奇琴和西方弦乐合奏的《阿塔什干》。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学、都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奇思妙想的乐手们，用象征不同地域文化的乐器，在直扣心扉的音乐对话中，赋予世界文化新的生命力。

加入昆曲 立意不同

京昆合演版《知己》昨亮相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作为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目，台北新剧团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京昆合演《知己》昨亮相上海大剧院。较之今年同样根据话剧《知己》改编的上海大剧院与上海京剧院联合制作的京剧《金缕曲》，昨晚的《知己》不仅仅形式上加入了昆曲，在戏的立意上也略有不同，整部戏的侧重点放在了吴兆骞从一身傲气到苟且偷生的心路历程。

昨晚上演的《知己》在以京昆为基础之外，音乐上还加入了小调乃至京歌的元素，而在表演上也有舞蹈等加入，一如台北新剧团以往在上海推出的一系列新编戏的风格，融入了诸多艺术样式的元素。而即便如此，《知己》的戏曲味显然要比之前的《金缕曲》更多些。这或许与该剧是由出身京剧世家的李宝春亲自担任导演有关。李宝春认为，这一版本的吴兆骞最后的转变“并非是不知好歹、不辨俗雅，而是他被世俗降伏了”。

红蔓堂精品力作亮相艺博会

本报讯 以弘扬海派书画传统、开拓海上书画新貌为宗旨的红蔓堂，又将推出张明、劳继雄、贺竹元等一批当代海派艺术家的精品力作亮相上海艺博会。

红蔓堂开堂一年多来，以宣传服务当代为己任，先后举办了近10次当代海派艺术家的艺术品专场。“以真为本、以精为上”，是红蔓堂收藏经营的原则，坚决杜绝赝品是红蔓堂恪守的艺术信奉，“打造艺术家之家、收藏家之府”，是红蔓堂的追求。此次红蔓堂参加艺博会的50多件展品，无论山水、花卉还是人物，无论书画还是瓷器，都功力深厚、清新雅丽，画面深处洋溢着艺术理想，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闻逸）